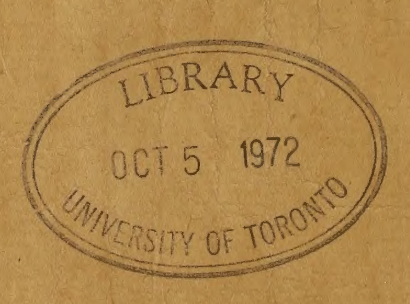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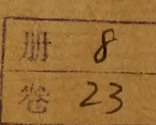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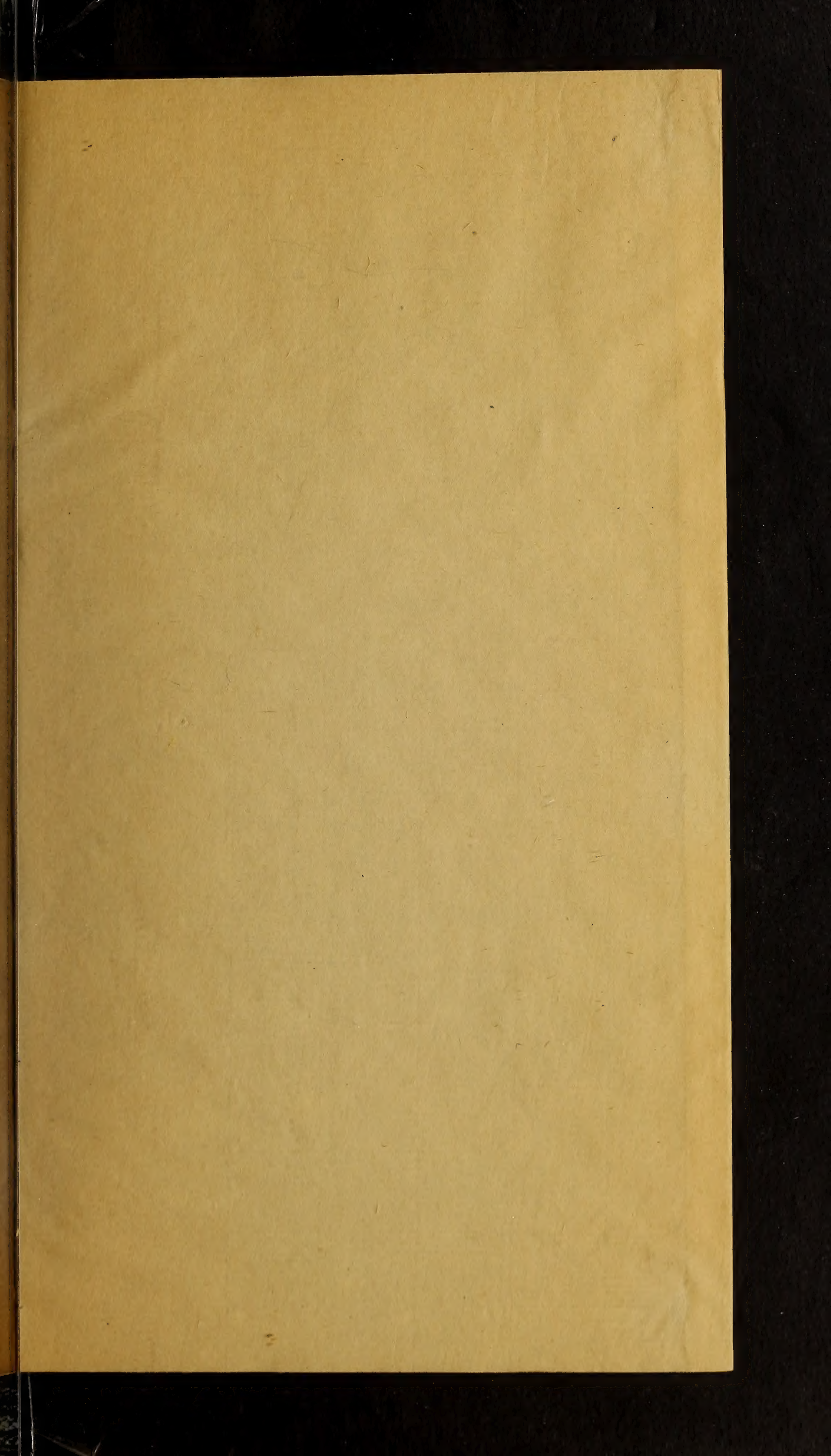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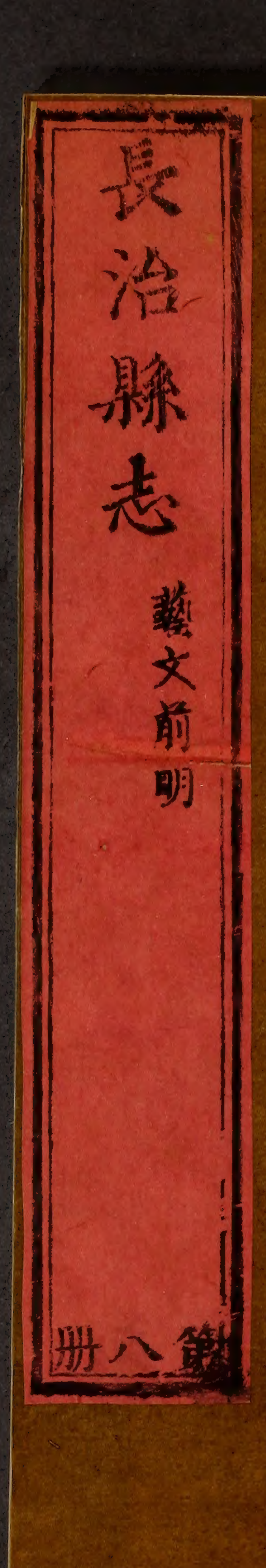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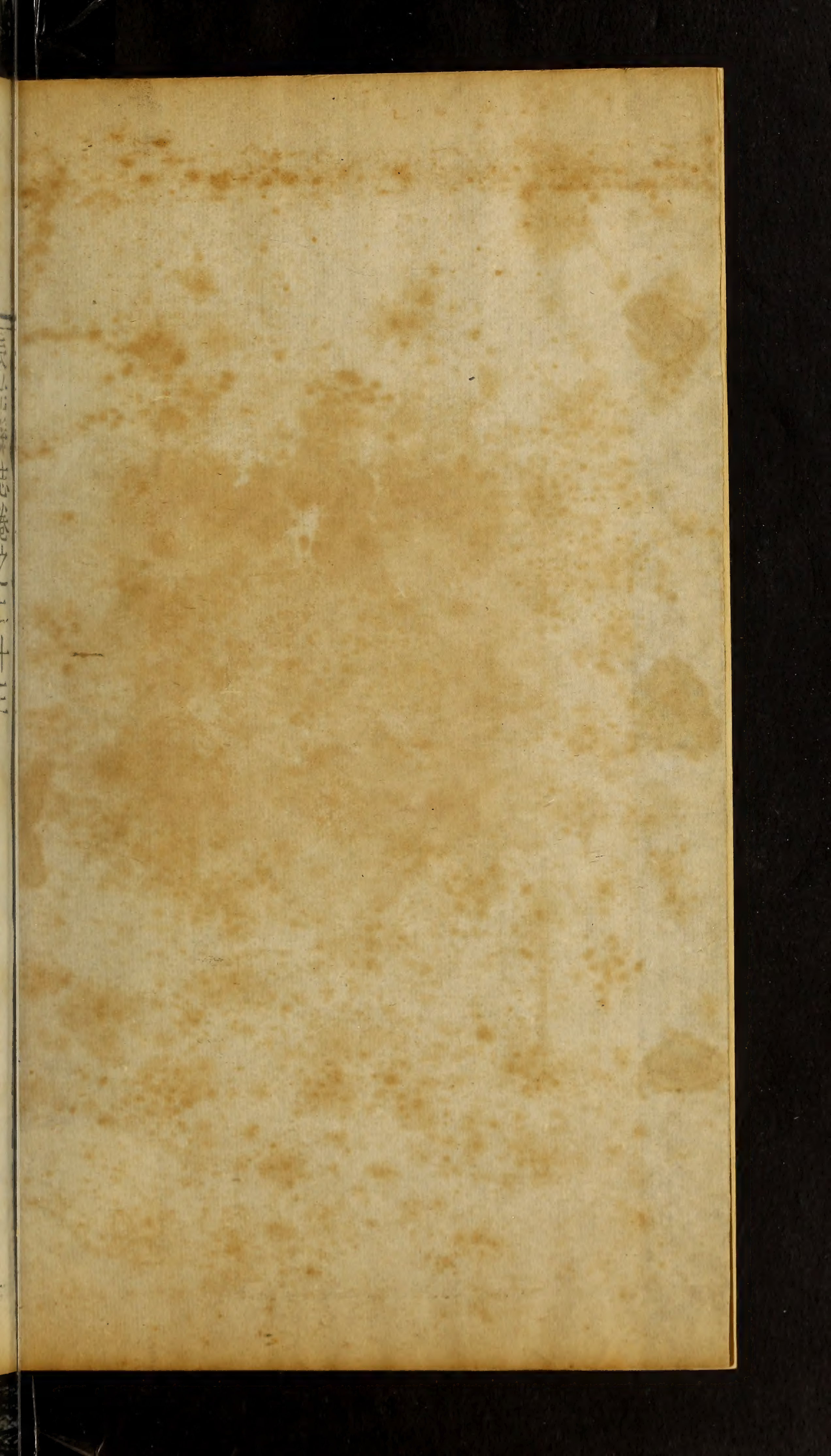







長治縣志
藝文前明
第八册



知縣事沭陽吳九齡景文甫修輯

藝文

明

停止砂鍋潞紬疏　呂坤

臣聞愼乃儉德者英君誼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聖子神孫之大孝自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纖悉具備宮闈用度歲額常豐其在當時織造燒造各有地方歲解歲停各有疋件載在會典可考而知已查得陶器燒造地方

止有儀徵瓜洲河南正定江西五處其器物止有瓶罈瓮甕等件並無所謂山西砂器者卷查嘉靖三十九年坐派潞安府砂器五千個四十年坐派一萬五千個萬曆十八年坐派一萬五千個夫砂器一萬五千並備餘共一萬九千五百個價值纔一百一十餘兩耳始也荆筐擔運用夫二百餘名共費銀五百三兩一錢至嘉靖四十年部文用紅櫃裝封銅鎖鑰黃繩扛費銀二百餘兩用夫一千三百名費銀一千八百餘兩打點使用費銀二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三百六十七兩九錢至萬曆十八年部文用淨

棉塞墊潞安不出棉花旋於河南差買費銀近二百兩打
點使用三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八百三十三兩六錢
夫至賤者砂器也而運載諸費至費銀二十八倍不知此
等器物近京地方亦能燒造否如謂土料不堪不知京師
百萬官民亦用砂器否皇上之所用者砂器耳砂器但收
其不破損者耳何取於紅箱銅鎖淨棉致使無益之費勞
民傷財況砂器不載於經額山西不派之燒造苟便於近
取而可足似不必遠辦以病民又查得織造地方有浙江
等九省織造物料有紗羅絹紵而山西歲派止有綾紬各

五百疋閏月共加八十六疋耳竝無所謂山西潞紬者卷查萬曆三年坐派山西黃紬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銀一萬九千三百三十四兩十年坐派黃紬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十五年坐派黃紬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銀一萬二千餘兩十八年坐派黃紬五千疋用銀二萬八千六十兩夫潞州之有紬也非一年矣祖宗時未嘗坐派陛下卽位以來坐派四次計工費銀八萬三千有奇矣是紬也士庶皆得爲衣而皇上不以進御臣心亦有所不安者獨謂上用內用未必如此之多而匪頒特頒

臣有經常之物且山西錢糧非王祿則軍餉王祿如靈邱等王有缺五十季不支者宗儀睊睊興枵腹之嗟軍餉有每月四錢尚扣五分者士卒嗷嗷動瞋目之怒加以連年飢饉庫藏空虛臣於去年紬價已經殫力湊處僅充此番織造矣伏乞勅下該部從長議處砂器在在可燒應否取辦於二千里隔山踰嶺之外卽萬不可已但求砂器全美又何必鎖釘紅箱淨棉塞墊困擾生民黃絹雖非歲織但山西困憊已極倘再行坐派或改江南別項織造之價或工部另議別項錢糧發給潞安無使貧省難於取辦小民

困於誅求地方幸甚

册誥封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玉松仇公墓誌

呂　柟

玉松諱森字時茂仇氏別號玉松子潞州雄山鎮東火人也予於正德初病臥涇野時已聞時茂兄弟同爨三世矣比八九年間時茂遣人問同心堂記乃獲覩家範之畧嘉靖三年七月予自史館謫判解州過潞時茂邀予至東火遍觀祠屋及有序師儉諸堂義學鄉約諸所貞女烈婦四氏祠接見同會老幼二百餘人已而晏予於禮賓堂諸弟

姪子孫皆侍時茂洗爵酌獻於予謂諸弟子曰此公而至吾家止爲有家範耳諸子弟如不能守訓痛祖先於地下辱名公於四方矣言未訖淚如雨下予亦不覺涕出已而嘆曰予之此行忽身入夷惠之里目覩時雍之俗矣然讀書至取科第有官內外乃無毫髮益於人豈能如時茂哉越明年時茂訪予於解州留數日聯榻於運城王生之書館而別歸遂重訂鄉約集成請删改序題又明年創建雄山書院請爲記迺記方在途而時茂不禄矣實五年十一月六日酉時也距生成化四年三月九日壽于十有九歲

其從弟時欄具狀遣人索銘狀曰兄之父諱鴻字騰時潛
德弗仕學者私諡爲貞篤先生母丁氏實生兄年十四失
怙從致仕教諭陵川姬先生彰學有志科目濬藩內邱恭
僖王聞而愛之遂選爲上艾縣主儀賓云他日叔父義官
鶴得鄭氏旌義編於從叔父義官鸞常議欲推行未就而
卒乃同宿州吏目兄楫偕羣從弟以禮葬叔父畢即謀繼
其志遂立祠堂述家範常見周公程子於襃寵兄爲大宗
子府第違祖宅八十里每遇時祀及朔日參祠清明墓祭
雖祁寒暑雨靡有失期若得新物必使人致而薦之然後

入口初祠堂成齋沐三日祭畢效鄭冲素作誓詞一通詞云吾家子孫及諸婦敢有不孝不弟不同心協力以保家範或積異財潛謀分析者祖宗達於神明殛罰之勿使敗壞厥家令各書名畫字讀而焚之衆皆凛然退今二十餘年子孫未敢欺上行私家範旣成婦女小子有過舉者輕則會衆誨之甚則自罰跪而撾其面衆皆不忍輕犯在城閨門尤嚴三尺童子不入中闈雖縣主謦欬聲亦爲之寒慄置玉松别墅於南莊以適情有𧶼暄亭吸月臺綠野樓秋夏常居連夜蔬食藜羹與傭人同苦樂鄰莊僧寄錢二

十緡十餘年無人知其僧暴卒且無弟子親屬乃出所寄錢以葬僧餘皆領於僧之鄰人創斷金會於城中與同寅牛宿栗郄四君每月五會講讀四書周易司馬通鑑務體諸心而見諸行有獎有罰且誓於本州城隍于謁有司者諸神必達天以殞厥身累厥嗣前郡守申公曰非飲射讀法不得一見五君子其守巡提學諸公至潞者多詣會所談論移日冀南分守三原王公躬訪於家值兒他出則謂子黥曰汝父學行俱優我稔聞之呂九川矣正德六年五月間一日忽迎養祖母陳於城中至六日而流賊奄至大

切東西火村前一日合家婦女亦就陳母得脫去潞人皆以爲孝誠所感賊漁獵臨莊婦女間有不從賊而死者趙女袁女焦婦王婦四人兄嘆曰此輩若不激揚風俗自此汚矣於是具四女婦事實同會友四人呈諸巡撫王公獲給葬銀奏聞豎碑建祠載在祠典其後聞風而起者又有二焦平丁四烈女婦焉初流賊之初至也索馬否則火其家兄曰放火一家之害與馬則害及四方矣乃不與馬卒火其家而不恤鎮國將軍孤巖及西火人王俊者孝子也百戶劉璽者忠臣也兄皆白於巡按王公移文以奬之於

是一鄉咸以不爲善自愧張瓚兄弟異居數年而復合秦倫王經及家僮王堪郭交倉喪親三年亦不御酒肉有子熙郡庠生則使之越太行山從覃懷何粹夫先生學謂之曰汝去不特取法文字凡事皆宜師也城中第宅年久零落盡撤舊飾朴素渾堅或嫌其太素兄曰不云居第傳子孫乎是歲門之南北槐十餘樹慈烏巢居殆遍識者以爲孝義所感嘗於積雨行途中甚難即覓工十餘自南莊至城二十五里皆平治之以便行客山西大參苑洛韓公嘉其孝義自冀北移文奬勸兼犒羊酒以賀焉乃一日嘆曰

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一鄉於是弔虎谷先生於和順
訪隱士趙王泉於蒼溪又北訪寇涂水公於榆次西問喬
白岩公於樂平南謁韓司徒公於洪洞又西謁陶司馬於
絳州南訪李司徒公於沁水東謁張僉憲於下莊解州之
行亦是時也四年冬以年六十倦於勤勞潘府朔望朝叅
不便手草奏稿欲辭祿創高樓軒於南關外謝絶人事以
琴書自怡遣人至京商於諸名公皆以爲不可乃止然兄
於斯祿以宗黨漸繁得之亦未嘗獨享正德五年冬支二
百金遠近族人人給銀五錢以百金糴米遇時艱食依原

價糴給鄉鄰之困乏者因流賊兵火八年又支百金族人
如前各給錢一緡鄉鄰爲酒食大會三百餘人嘉靖四年
奏准祿米折支河東鹽又得二百金二從叔母及族人置
上衣一襲是歲同會百七十六人皆置深衣各一襲布履
各一事有例許併里分本鎮六里人多雜處數年借貸差
稅不便兄謂義官弟朴曰若併作一里此先宿州兄志也
於是費百五十金有奇而里併自此二稅及諸役必以俸
銀倂官價代輸後收原本不受息自正德改元以來凡遇
大比必餞贐諸士曰此吾里選之賢也今年春偶感寒疾

方汗小愈因正篤先生忌辰冒風祀於祖宅復作不能行遂宿南莊夏至當祀於祠堂扶病齋居後移入城中疾數月召子熙謂曰人生五十不爲夭我又加九矣倘不起請汝石岩叔父及鄉中知禮者考禮以葬我終之前夕天殞一星光如月城中四鄰皆駭之知事者謂天必失一大賢次日兄卒云卜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祔葬於陽堰之原所爲詩文有玉松稿家譜及刊行雄山集鄉約集成正烈倡和集虎谷王先生墓銘諸書子熙廪膳生員郎上艾縣主所出娶李氏廣平府判堂之女其狀與予所見甚合予於

是三收淚而銘之

贈光祿寺少卿王君墓表　　劉　龍

河南西平知縣王君汝弼死於官守既膺恤典喪歸於潞其孤國子生某入謝畢將圖襄事乃奉遵化知縣李君堂狀請予表墓予友太僕少卿孟君時元實爲君銘玄治乙卯君領山西鄉薦太僕與予皆君同榜故壤地相接而相與爲厚且壯君之死節爲同鄉同榜增重誠不可以無述也銘以太僕而予則表之君倜儻有大志素以才賢自負謂功名可立致天下事皆不足爲裀人廣坐中言論侃侃

稍欲自見衆爲傾聽信其不誣且有徵於後也旣屢屈禮
闢受汝寧西平令始至卽惠愛爲政招徠失業撫輯其居
者汲汲不少暇邑無廢事獄無滯囚時稱廉平會齊魯間
盜蜂起肆行刼掠遠近騷動君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
浚隍大修戰守之具敎民日時習武已而延及河洛聞西
平有備不敢犯嘗公出道遇羣賊欲辱之毅然持正不爲
屈賊曰壯士舍之第取其馬而去久之勢益猖獗擁衆數
萬奄至城下大呼曰納我館之出而子女發而金帛則可
以免不然且屠邑君曰是尙可以爲邑哉是亦何以令爲

哉乃誓士民晝夜嚴兵固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
馬出挑君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勝忿趣攻益急時官軍皆
遙駐不敢爲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
射之君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刃於頸抑令
就跪君罵曰我天子命官爾逋誅逆賊恨不能斬汝有死
而已膝不可屈遂殺而裂之事聞朝廷嘉其節義贈光祿
寺少卿諭祭一壇蔭孤爲國子生令有司給棺斂傳送還
鄉恩至渥也方賊鋒之銳郡縣兎解有委印綬棄城遠遁
者有盛其供帳宴犒開門迎欵者士氣不振聞者大以爲

婁君慮之其熟矣先是遣室李携其子歸家曰不可使先人無後則以義命自處分於必死不待城陷而後決也自是諸路聞風死者相繼城守皆堅賊奔竄無所於得勢漸衰歇諸將乘之奮厲而起凶渠以次就擒今在河南僅殘孽百數逃伏延喘搜原剔藪指日底定恭必不自君發之也故予始聞君死哭之以詩有張巡不為綱常計郭令難成社稷功之句誠知士節如此賊不足平也使當時握重兵者已能遣一裨往援則城亦自不陷君亦且不死雖其卒不免獲有建立亦未必烈烈如今日豈天將啟太平固

欲死君以節爲豪傑倡首使人人自效以爲反正之計與論者以睢陽旣陷而援至謂天以全節畀巡遠爲唐氏興復之基亦此意也予故備論於此使他日史氏書平賊之功知有所本以附睢陽之傳若夫世系履歷葬事之詳有太僕誌銘在可略云

光祿寺署丞李公墓表

陝西苑馬寺丞李君堂自平凉函表入賀聖壽旣竣事過予懇曰昔吾祖光祿署丞死王事吾父以衣冠爲葬痛之終身以及於堂餘六十年於茲矣歲時展謁墓次輒悽慘

不勝君吾祖有在顧未有以表之茲實先人志而堂之責也敢以煩執事按公諱昱字文昭號慎齋世爲潞州人天性剛毅篤於爲義慷慨自許動以古人爲法治尚書領宣德乙卯鄉薦卒業太學屢會試不偶已而授光祿寺署丞正統已已扈從英廟陷於　人欲用之公曰王辱臣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顧自處何如耳今日固吾死所也遂不屈遇害尋被恤典進階徵仕郎贈父昂如其官母及妻俱封孺人蔭子淳入監讀書其制詞有曰人孰不死惟死於國事乃爲榮也嗚呼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

地策名委質死生以之故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見危授命臨難毋苟免聖賢垂訓不一而足靖康之變李侍郎若水以扈從死節爲後人所重名耀史冊流芳百世公豈其苗裔歟雖卒以非命而守死善道爲朝廷所嘉榮及存沒其受賞已厚至子淳歷汝寧揚州推官高唐同知孫堂以鄉薦宰宜君遵化而擢苑馬父子接武仕途功名烜赫爲鄉閭延譽則天之報公者亦未嘗不豐也節義人之大閑死於其職亦惟成就一是而已初非有所爲而爲之顧獲福之隆有如此者然則節義何負於人人何憚而不爲哉愚

故表之以闡風化云

督巡撫尋轉左協理院事丙子閱視薊遼保定邊務綜覈
精明所上將吏殿最一準於功實丁丑晉兵部右侍郎廕
一子國子生乙亥晉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
邊軍務無何晉右都御史仍左侍郎辛巳以母憂歸癸未
起原官總督如故以邊勞晉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廕
一子國子生丁亥晉太子少保予誥命公前後在制府八
年宣示恩威申嚴約束務以大義折虜謀服其心而間出
機權制其變大帥以下稟畫受成公揮麈而應之裕如也
初莊鎮俺虜王擁衆而西名讐瓦剌實規利並邊城堡假

道往來責送迎賂遺之費公預飭諸將分防要害待其至
設詞布令遣之不聽則峻溝渠絕之又不聽則陳兵甲威
之虜計阻竟謝去迄東歸無譁者比再起遭歲大祲儲峙
積乏公力請蠲賑外調軍餉內贍民活生靈滿壑中以數
萬計甘涼孤懸天末番虜繹騷公條具選將練兵及增修
洮河清理大小花馬池鹽法凡四十餘事疏入上皆報可
虜自是不敢近塞海虜竊犯甘州公發兵禦之射殺其酋
長黃台太等二人炒胡兒犯硤口卜失兎犯永興莊尭賴
犯水塘湖公悉以方畧授兵捍禦次第剿平斬首數百獲

馬駝牛羊夷械甚夥又剿平羅賊五百餘人或頌公戰績

公曰時方納款吾安能戰保境安民期於封疆無事而已

蓋八年之間東接金明西連張掖延袤數千里封守堅完

吏民安堵無異時烽燧舉兵連不解之禍公之伐也上

熟知公忠勞先後璽書章服銀幣錫予無算公亦自念受

國厚恩矢不以身家二其心時游虜侵軼諸番漸偪西寧

而甘州卒復譟撫臺車下謀作亂不成亡出塞公乃移駐

皐蘭窮日夜之力劻勷調度捕得叛卒首事者梟斬軍門

游虜亦稍卻公乃還鎮未至而聞父南庵公病篤一慟輒

僵不起以萬歷己丑四月九日距生嘉靖癸巳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七訃聞詔贈太子太保予祭四壇命行人董葬事視常典有加焉公歷中外服官十有一任大半居戎馬之場其在行間嚴重有威嚬笑不苟望之如神明而襟度冲夷曠無城府與諸將若監司議事開誠布公人人得自盡下逮輿廝走卒亦體恤甘苦煦然有恩以是無貴賤賢愚咸親附公願爲盡力卒之日士民傾城溢巷驚走悲號其忠信愛利結於人心深矣身没未幾軍吏一不誠遂中虜禍踉蹌之敗言者乃引繩批根援公以分其

潞州正烈倡和序

王雲鳳

我國家百四十五年矣治化浹洽民物蕃富海宇熙熙干戈不用然文驕武惰上慢下頹罔念人窮惟事貪黷閭閻之下怨咨相聞於是梟黠之徒呼羣嘯朋竊弄弓矢自知釜魚延喘糜爛必至大肆猖虐以快目前所過之地公私一空而猶以擄掠婦女爲急虜將怯卒逃途避之凡再踰

年厥勢益熾正德六年五月六日自青兖彰德西上太行至潞州之西火鎮居民走匿山林賊數兵搜索驅婦女數百人有趙氏女賊擁致上馬女曰我良家子死則死誓不受辱則投地如是者三賊見其美不肯殺脅之刃女舉止自若罵賊求死賊怒矢落其一目罵愈厲斷其左臂而死

程氏者焦相妻賊牽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程曰吾有夫寧就死不汝從也遂仆地不起賊強挽之程仰面臂著地曳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滿道罵賊不從賊殺之袁氏女年十六歲與程同爲賊獲見程氏死亦不肯行賊好言慰

說之而不從被殺平氏者王川妻賊追之行見路傍一井謂同行婦女曰吾志得以遂矣抱幼女投井而死嗟乎近世士大夫習於阿諛軟熟以詭隨汚合爲通才一遇秉正守介之士指爲怪異不祥之物靡焉成風莫或自振虧閑爽操廉耻衰微豈意窮鄉下邑閨閤弱質乃有知節義爲美而挺然各行其志不與衆同若四女者哉是時賊中從來婦女不啻四五百人皆金珠錯落羅綺熒煌揚鞭笑語詈無靦顏所驅數百人者亦俛首莫敢出一語四女平日非有姆傅教訓之素世家薰染之風一旦事起倉卒獨能

郤足於羣趨共赴之時塞耳於飴言甘語之誘閉目於腥刀血鍔之威必求一死之爲妥非其天質高潔確有定守安能偶爾而爲之或以慷慨從容之難易爲議而不察所遇之事勢緩急不同則若王蠋嵇紹諸賢卒然捐生者皆將可貶必如豫讓之屢求殺襄文山之三載留燕然後爲貴凡史傳所載拒賊遇害婦女皆不得與年老守節之嫠比矣豈理也哉賊自西火南抵趙城北旋至遼州歷州縣十餘自五月初六日至六月四日出境未及一月四女之外不從賊而死者尚有二十八人自號起山東已二年往

方三四千里之地全節婦女耳中寥寥何三晉婦女之多
賢也西火百家之鄉乃有四女之死何潞州婦女之多賢
四女之死皆卓卓可書趙女程氏其事猶偉袁女年幼亦
能處於死生之際嗟乎雖大丈夫臨難又何以加之初賊
既去州人致仕宿州吏目仇時濟書其事以授其弟藩藩
儀賓時茂商於儀賓牛廷瑞宿以德栗廷佩郗宗魯白於
部使者而疏聞焉吾觀今戚畹之家惟以撞鐘伐鼓沉酣
歌舞爲務而時茂五君者乃留意於扶名教勵風俗之事
其志最高遠矣時濟去官家居實倡首爲潞之士風如此

則其多賢婦女豈無自哉旌命既下五君作詩詠其事聞者和之積爲巨帙將捐俸刻以傳而徵序於予嗟乎四女之死有關於綱常之大五君之舉實爲國家風化之助故爲書之以待他日史氏之採録時茂名森廷瑞名麟以德名政廷珮名璐宗魯名賢時濟名樟

文昌書院紀引　　王所用

潞子名區黎侯雄服呼吸㫖通帝座馮依西晉上游幅員遥暎天樞攬結中原秀色跨河朔而附嵩洛襟三關而帶兩淮俯視人寰是名天黨擅地靈人傑之勝槩當聖作物

[illegible][illegible]昌辰鼓吹休明登庸賢喆揆之往昔類多摶風擊水
之英豈以今茲遂無聳壑昂霄之品但工必居肆成事而
士亦待教後興爰闢文園肇締精舍遴錄俊彥嘉與薰陶
有德有造之兼收期拔十而得五斯遊斯征之交奮無暮
四以朝三藏焉修焉游焉息焉幸而有其地矣飫之食之
教之誨之何以副此知乎企三立之當圖較分陰之可惜
一經寂歷應教鄧禹笑人千里騰驤定有孫陽顧我所望
勤攻半豹明燭全牛兼綜十經量藻才於曹斗博含七業
燦筆夢於江花五夜芸窻聽譚經之雜語三春桃浪乘南

徙之鵬風騰踏雲程翺翔皇路庶幾六元十鳳載颺科第之芬八諫五龍益壯河山之色期竪前芽於千佛試遵後約之三章

軍中寄子書　任環

我兒千言萬語只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賊肆行毒害百姓不得安寧我領兵在外不能誅討噛氊褁革此其時也幸而無事與爾相安於太平做個好人一有意外之變則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

陳情疏　　任環

奏爲懇乞天恩容令終制以圖補報事臣因生母趙氏在家病故臣聞喪連夜回籍外續奉總督軍務南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信牌開稱留臣奪情奉此遵依竊臣一介草茅蒙恩作養叨中科甲待罪蘇松項因倭夷犯順作擾東南當事諸臣檄臣驅勦臣自受檄以來夙夜兢惕深以不獲討賊貽君父南顧之憂爲懼節幸出師微有斬獲是皆仰賴天威顯臨廟算宏深之所致也犬馬微臣慚無寸效荷蒙聖恩優録特轉今官臣感激自天

圖報無地雖盡此生何能仰酬高厚萬一顧臣不幸陡聞
臣母之喪今奉前因切思當事不避臣之義也金革無變
臣之分也因事之難而托辭以自諉臣之所不敢也顧臣
犬馬之愚衷曲之苦萬不得已而不敢不哀鳴於君父之
前者臣請昌昧言之臣父先臣任翺娶臣嫡母張氏中年
無子晚得臣母趙氏又止生臣一人臣任沙河時臣父在
家病故臣不及見臣父之終至今痛恨猶幸以爲臣之二
母在堂得以慈侍及任蘇州時臣母俱以老病侵尋不獲
迎養屢得家書臣生母病勢日甚一日彼時卽欲陳情求

歸籍因寇勢力張不敢奏請忍心飲痛遂至今日及思臣

母號爲生臣而實與無臣等故臣有一官之祿而不獲享

其養臣有一命之榮而不獲受其封當其疾也傍無侍藥

之人比其卒也斂假他婦之手病軀委地形影自憐孤柩

在堂誰其奠哭每一思之情如刻割使臣即終三年之喪

猶抱終天之恨而又忍情自留則臣無母之人其何敢立

於聖明之世耶況臣嫡母在堂今年八十有八夙病纏綿

危於朝露聞臣遠出灑淚摔衣不忍釋臣之手夫臣之此

身趙生之張容之臣之不孝已誤於趙矣而又安忍復蹈

故轍於張哉況今東南寇勢亦畧少緩當事諸臣又皆悉
心幹濟臣之本家上無伯叔下鮮兄弟存者頼以養生死
者頼以歸土是臣之此身在外不足以爲有無而臣之二
母必得臣而後可以有濟也恭惟皇上道高示極孝廣因
心凡在臣工皆得遂其烏鳥之私而安爲子之分如臣犬
馬之愚衷曲之苦號訴無門而不敢不鳴於君父之前者
仰頼我皇上高天厚地之恩有以矜臣之愚憫臣之苦耳
乞敕該部再行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臣放回原籍俾臣
終制則臣舉家幸甚臣愚幸甚臣之感恩圖報又豈此生

之所能盡哉臣冒瀆天威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秦尚書傳　栗應宏

公諱昭上黨牟堡里人堡距郡西十五里岡嶺延袤潞水經流於前里中暴氏爲望族家世業農迨公始爲諸生見時少言笑舉止殊異洪武中以國子生受大理寺司務性耿介孤立無朋歷寺副丞至少卿讞獄平允有異聲還鄉里無異貧時平居麻屣布袍而已當之京諸父老餞送至水中公先濟拜禮不欲勞也其誠敬率類是建文末値北師至時爲兵部尚書義形於色誓死之尋被夷族今牟堡

里多暴氏沒入田宣德中禮部侍郎王公士嘉弔其墓以古忠直稱之嗚呼當王師之南行也一時諸臣豈不壯哉余讀永樂聖政記時事亦頗道其詳當起兵之初首罪舉齊黃廹削之故爾文皇嘗曰使練子寧輩在朕當用之時或爲人所持悉置不問尋禁亦寛解廼今百餘年稍稍縉紳先生能道之者余嘗過羊堡訪里中故老覽暴氏墳舍泫然流涕也嗟乎詩稱明哲保身而貴不素餐之義若是豈有殊哉水火逆而相濟丹石不可奪其性事固各有所值道同歸而殊塗箕子商之宗臣夷齊恥食周粟茍息卒

踐獻公之命高允感崔浩之知不以死動彼固各有所當

矣古云疾風勁草直諒之益若暴公者與

任公墓表

朱希周

蘇郡貳守任侯涖政之明年過余言曰昔先君之葬迨今已七年鄉丈侍御李君既爲誌銘納之壙中矣而未有表諸墓者乞據誌之所載而書之墓道以彰潛德爲後者告焉夫侯之善政所以惠我吳人者至矣是固其先公之餘澤也其何可辭公諱翺字漢升世爲上黨人曾祖曰恭智祖曰增父曰士能咸有隱德母曰羅氏公少遊庠好學不

倦及喪父乃竭力治生以供母養遭父母喪哀毀骨立不食者累日人稱孝焉尤好為義舉嘗建書室為士子講學之所復繕橋道以便行者所費計千緡了無吝色其教子甚篤毎隨事訓戒嘗語之曰讀聖賢書當身體力行苟徒知之而不能行猶不知也於身心何益哉侯領鄉薦時甫踰弱冠人皆榮之而公不色喜曰兒年少吾方欲其肆力於學恐其以一第而自懈也及登進士授廣平令則誨之曰為政以愛人為本然愛人必先於節用若夫好奢而侈用則必為民害矣爾其戒哉未幾侯改任沙河邑當孔道

嘗言道途奔走之苦公戒之曰汝乘肩輿而行猶以爲苦彼輿夫獨非人耶古人有朝暮運甓以習勞者豈可自求安逸爲侯嘗迎養於沙至則由旁門而入從者請由中道曰此公門非私室也吾一布衣耳詎可僭乎其安分守禮如此平生喜讀性理諸書及朱子小學曰聖賢之道盡在是矣間嘗觀道德經至立戒章嘆曰老氏之道儒者常以異端距之今觀其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誠可謂達者言亦何可廢公爲人內剛而外和與物無競但以勤儉自持昧爽而興中夜而寢衣無綺紈食無珍味率以爲常毋

歲元旦必仰天叩首祝曰願聖躬萬壽天下安寧蓋其身雖隱逸而不忘忠愛實天性然也郡守重其人特延致鄉飲以賓位處之公既卒侯以守制服除復任滑縣凡歷任三邑皆有善政其在滑時侍御古濬王君爲撰德政碑所述治行甚悉若守已之廉聽訟之明御吏之肅恤民之仁此其大要也今以治吳之政觀之悉如向之治邑者而其澤則廣矣由是上官譽其賢小民懷其惠咸謂古之循吏復見於今日也是雖侯之才德有過人者亦孰非公之教哉公今以子貴贈文林郎大名府滑縣知縣實教子之效

也予故舉侯之德政以徵公之善教而爲之表焉公生成化癸巳十月之朔卒於嘉靖丁未六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以卒之年十一月十有三日葬壺口先塋配蔣氏繼張氏封太孺人貳室趙氏子男一曰環趙出即今蘇州府同知妻李氏二女長出太孺人幼而殤次趙出爲沁源王府奉國將軍配封淑人孫男三爾忠爾孝爾節女一若侯以王府親屬不得授京秩趙母以嫡母在未得受封此皆限於朝例者也謹附書之

大泉清聽說　王源

古人嘉遯澗槃雅躭林藪蓋欲刻志書文靜以完氣冲以泊心黙以味道也宗丈蘭軒玉田葛巾絡服餐朝霞茹紫芝登覽大雄軒昂瀟灑塵外遊遨夫大雄於潞最奇絶大泉在其麓一夕共次谿山焚香掃石正襟危坐聞有扣絃聲悽兮如元猿之嘯月稾兮若空林之飛雪清兮如金石之鏘鏘語兮如黃鶴之訴別婉轉泠泠了無斷絶初疑釋子彈之馳月徉尋覔而不覩悄然炎夜毛骨驚秋方寸滓渣淘洗欲盡余聞偃蓋之松千年能爲老龍吟颯颯迅無似乎左右唯是如出一口余亦置之莫究就第玉澗復

矣洞簫一曲流聲空谷響徹清風當此逸興不知幾何哉有羽衣年半百虬髯扶筇偶至笑曰適所聞者非松亦非琴乃澗瀨之音也爾非溺於致知何幾余乃惜然如醒始知格物之粗謬是故漁樂其綸利其斧賈精於算農安於耜巢居知風穴居知雨皆所謂身處其地而然也若持巳聽模彷為近得遠豈千里哉故習者雖秋毫之末必窮其本鑽其核而後乃為是容少忽畧則澗瀨之音終無解矣羽衣頷之因書於巢雲深處

建縣學記　　陳儒　知府

余攷郡乘長治縣分設未百年而學蓋三遷矣曩在郡西南隅地形寬廣規制宏備皆可妥神靈容師儒弟子肄習其中獨淺巷狹市囂雜蕪蔽無曠達之觀數十年來士即負扛鼎冲霄氣力不得橫飛直舉識者謂文不白茲謀所以新之久矣乙卯余守是郡登視城垣睹東南一區文廟之位偉然大觀心甚壯之郡中大夫士聞而相告曰此演武故址世相傳爲吉壤天鍾美於是而發祥於今其有待而然耶請以遷長治之學余私心喜甚即下檄於縣其度經費上請院道皆得報可卜吉與二大夫士不憂則力協

贊告成余同二三僚友及邑長令飲落成之宴於堂憑高
遠眺規模制度煥然重新而五龍聳秀白雉獻奇郎煙雲
草樹熙熙然廻巧爭妍以效茲地之勝嶽嶽乎大哉諸士
有彈冠振衣之思焉問記於余余因進諸士告之曰若等
知今日之學新矣亦知自新之學諸士所以重於今日者
乎今之士汩没於記誦詞章之習奔走於功名利祿之塲
敝壞極矣願諸士一洗舊時之陋而維新之以作高明廣
大之觀如茲學也試與諸士商之夫學以崇祀孔子者孔
子生二帝三王之後衍執中精一之傳與其徒講德論業

於洙泗之上當時韋編三絕列國轍環汲汲皇皇如是者豈其事佔俾之技博咫尺之榮哉蓋欲修孝弟忠信之行廣仁義禮樂之化以媲美唐虞三代之盛也然其道則平正簡易而無奇其功則切近精實而可守其心則又虛圓變化而無滯此孔子一貫之學時中之矩立萬世學者儀型爲今士游孔子之門置身衣冠禮義之地其期待甚大而國家廣勵學宮三令五申其防範又甚嚴士宜朝夕兢兢是繩是尺毋枉跬步乃不負聖世右文至意今躬修踐履之學漫不加意徒借耳儒目以文其陋乘機遘會以營

其私其去孔子之道何啻千里然家傳戶習恣矯誣而獵
榮膴沉溺於二者而不之返卽欲脫離之高者虛無寂滅
卑者刑名術數其悖道尤甚則睹末流之汎濫而隄防是
在今日余就諸士之所趨相與捄正而挽回之夫精粗本
末一理渾然顯言之是爲文章功業微言之是爲道德性
命神而明之存乎其心耳志聖人之學者有隨處體認之
心自參自對默默常惺而一切言語文字之障富貴濃郁
之想都不以累其靈襟今日誦讀何書寘心而討之他日
職守何事素位而行之不卽不離之妙其得力豈小小哉

此亦善學孔子者也上黨風氣淳固士生其間如玉未琢如木未繩其根器厚而轉移甚易誠卓然不爲世俗之儒而去故即新從事體認之學於以統一聖眞扶持人紀翊贊國運而孔子之道燦然大明大行於世異日光竹帛而勒鐘鼎且進而俎豆孔子之側不亦休乎彼區區人文之彪炳科甲之蟬聯皆其餘事余不屑道而惟以此日新之學勗諸士乃無負今日新學之心哉是役也余引其端何力之有同心協贊則寅廳謝公明竇糧廳朱公希龍刑廳孫公自強前長治陶令爾德今方令有度相贊助費則潞

國王督府大夫徐思吉公孝考厥生貝者而入者二三教學

則長治縣丞毛如鳳主簿朱象明是爲記

四正祠記　　崔銑

正德辛未賊劫西火虜掠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以聞詔給賻樹闕如制越十有一年辛巳潞守請於御史立祠祀之有堂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卜日蠲羞侑祝以帛嗟乎往時可言者四正而已乎余聞之政始於怠極於廢樂始於逸流於荒官始於得放於亂邦嗟乎可不痛哉自閹入谷大用八

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爲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邊宰與官輕而頹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潛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辭位傅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

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璲許逵之死義嗚乎豈昔老人政學

底於壞哉是故扞屏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縣學增建奎文樓記　　程正巳

邑學蒞今蓋業經再徙矣元基據郡學右科名等重前守劉天虞公謂邑蘖榜之未聞也離之便乃卜徙倉巷荏苒未效後守陳鑑韋公來復徙今址規制稱宏鉅云第草剏之初精詳未備舊志有奎光樓文昌閣尙虛而有待說者曰今址邊城東隅景色寥曠前不水而後不山臨背之謂何法當築崇濬深以補之邑侯西陽劉公甫下車聞而作

曰是誠在我乃建議刻期鳩工命前簿周君鼎臣領其事周君亦習堪輿家言而心思工巧能發前人所未發爰甃八面層臺於學之東上駕樓以祀魁星前鑿為池東塹龍門坊引水蜿蜒而西注以瀦巨壑龍門坊對為第一流門疏其槅以通氣西折而北百餘武建文昌閣祀梓潼帝君復括餘材於奎樓南搆朱衣祠北向相朝共周繚垣之務及焚修守望等舍星辰掩映脈絡縈洄觀者色飛而地靈可知已夫守令綰符而涖地方傳舍耳俗吏簿書鞅掌卽有餘暇精神別有所營雖庭除之近蕪穢不治城堲廨館

[illegible]四之類圯弗問而矧夫子之宮墻乎且制嘗新建文[illegible]
貫盡一之有爵而踵前人之轍勢不足以掩先幟而獨擅
其烈尤忌者之所不爲而公毅然爲之可以想公之襟度
猷畧矣吾聞文運之興替在士氣士氣之盛衰在士學氣
不貴任誕豪舉而貴行已有恥無汨其不爲不欲之眞心
學則切磋欲精琢磨欲細資深而逢源顏閔其品而游夏
其辭有士如此自當頴脫以去即地不靈而人自傑況風
氣之會萃星辰之攢簇若爾哉余因是而重有感焉先世
風氣淳麗士皆敦素尚實日下鍵以攻本業不預外事言

一無稽行一不義輒頰赤若撻朝市故德皆中和粹美烝
烝正大光明是以翊熙明而式閭里輓近渾沌日鑿澆漓
日滋不漑本根而漑枝葉不掇秋實而掇春華一旦遭時
遇知則立變故塞卑者全軀保妻子高者爲所欲爲謬封
殖以自雄至國家曾不得其毫髮之用而里閈道路胥以
目焉將有仰高以疾首臨深而潛[illegible][illegible]此即魏科援踵亦
何益於得失之數而亾乃非公嘉惠惓惓之盛心乎士而
際此昌期尚痛懲陋習務遵先民之軌寧樸毋雕寧拙毋
巧寧悶悶毋赫赫濃道義而澹勢利重君父而輕身家卹

爲高之篤其基爲下之終其軔處爲貞儒出爲名世朝家
胥籍以與立詎獨無負劉公陶鑄之至意而土木有知亦
與有榮施矣則斯臺斯池雖與天壤俱敝可也劉公治長
治令行而禁止士悅而民懷爲治平最興學育才其一端
也詳當載循吏傳中茲不贅是役也經始於天啓癸亥秋
孟落成於次年甲子秋季十四閱月而告竣事工召以募
金捐諸俸間益以贖鍰洎潘國君之捐助周簿擘畫未終
而遷去嗣督厥工則有儒學訓導李君希曾縣丞葉君正
茂主簿吳君文炤典史皮君文炳前教諭梁君元吉未使

徵文則今諭白君光遠闔學生員張斌等例得附書劉公
諱斌號映斗河南光山人萬曆乙未進士

重修神農廟記　王基

國家追崇祀典示報功也祀其地俾無淫也洪武三年庚
戌六月詔新天下名山大川暨羣神之號辛亥命所司凡
聖帝賢王春秋祭祀載於典祭以時仰惟炎帝神農氏之
廟在潞當祀考諸郡志廟去城東北十三里有山曰百穀
基徃度之其峯巒環抱之藴岩壑谿谺之奇他山所未見
絶頂之半廓以石澗俯瞰城郭世傳帝嘗百穀於茲故因

乃名當其勝殿宇儼赫爲佛氏居傍有廟狹隘指爲帝寢
基閭而咈之遂諭守者以歲久湮沒百穀致訛祀典弗修
故爾乃命撤佛氏立帝像殿堂門廡悉仍舊制顧不偉歟
於戲鴻荒之世蒸民未粒炎帝生其間肇耕稼之利味悉
稷之分民天一開厚生永賴記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宜世
享之無斁也洪惟聖朝以禮樂圖治知神明之不可緩故
祀典修焉既修矣而又必於其過化存神之所使人益知
敦本而不諂彼徼福者無以進此聖明立心於法制之表
將潛化神功於治平也因系之以銘銘曰太極既判清濁

肇分載生庶物紛紛紜紜教養有法乃聖乃神維大庭氏紀德由燧時天之時利地之利摻斲耒耜草穀是類制度易簡風俗純粹上黨之東有山其嶺枕彼壺關神秀所鍾巖形屋若帝此著功誰作寢室據勝奕奕百穀以訛舍帝容釋天朝盛典式孚厥德祀神孔明用昭遺蹟後千萬年永永無斁

重修潞安府城隍廟記　吉人

遡稽唐之季李陽氷始有當塗縣城隍廟記逮今都省郡邑僉廟祀城隍神焉而記則以時事夫城隍守土之神也

築城鑿池而神則在不形而存不物而著廟何爲哉蓋以
人心有誠必祀乃達歲時有祀必祠乃陳祠宇傾圮殆非
所以妥明神而修殷薦也吾潞城隍祠其來舊矣奕奕寢
廟重鎮一方然歲久不無剝落邑父母方公覩至所目擊
心惻遂集鄉耆張問義等分俸修葺秉懿同心不假告勸
而藩宗縉紳以及士庶罔不隨力捐助義等拮据竭力次
第鳩工自洪門街坊牌大門神光樓致齋所舞樓馬亭土
地祠香亭遂正殿角殿廊廡後至寢居殿及生祠子孫祠
纏塑金池丹堊炫彩金碧輝煌煥然改觀事始於己未春

三月告成於庚申秋八月事竣當有記以示來玆予齋捧

過家寓信是役操觚敘事撫卷驚心令人不能已於長

太息者吾鄉古稱土厚民質俗敦風淳渢渢乎陶唐氏之

遺風焉玆且相漸於靡緇衣婦冠君士倡淫遂使擔負之

愚夫咸草茹以修經醮紡績之愚婦鬻荆布以覬布施今

日建一梵宇不日而成明日創一淫祠子來而就甚至游

手之徒假教師之名斂粟帛以充囊橐蛛蝥之軀托領衆

之號誑閭閻以啜餔珥且也乞兒矜富惡少凌人家無擔

石之儲綺紈適體人非閥閱之貴赫赭揚眉祇競淫佚驕

奚啻以布帛菽粟人心世道愈趨愈靡江河其底止哉所賴挽回習尚齊一區宇者賢守令諭之以善律之以法庶可以截橫流而砥狂瀾也然守令以他方之耳目羣小或乘而障蔽之能一一洞悉流弊哉且遷轉屢更久道之化又不可見城隍乃永護茲土者坐令澆漓散朴不能俗易風移則保障之謂何顧明神式靈潛以啓守令之鑑陰以破小民之愚黙以回習尚之陋俾吾郡吾民仍還陶唐之俗此神之大有造於地方也庶幾建祠歲享之實利焉他如雨暘時若歲稔蜡通則又神庥之有感必應而無庸子

贊者惟神有靈其何以應我

上黨共學書院碑記

在漢名公卿三鮑最著三世皆一驄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上黨人也上黨舊傳神農氏之所嘗百穀山廟存焉他古跡尤多蓋形勢爲寰區春而據河朔之雄靈秀所鍾人之鬱起不但知鮑司隸者爰及女德後有桓少君前有馮昭儀且爲千古稱躘其在弧矢往往代實可知逮我明興饒英碩聞固其所也此由學來耶不由學來耶不由學來丹朱不丕大禹之戒由學

求抱犢不隱石室之文安以以不學學以學不學以不學
學塗人聖哲以學不學聖哲塗人是學之宗也是孔之卓
也國家興學庠序所在而是章矣備矣然士類既繁狃常
多忽是以名理每書院之倡拔萃穎提用翊庠序固甚盛
舉也上黨故未有書院郡太守豫章陳公長治令新安方
君上作下應相與創之相地邑庠之右八横半於庠而縱
相等巋然輪奐一新講堂軒敞題曰皆可堂人皆可以爲
堯舜願學指也後列四楹各題其署曰文曰行曰忠曰信
四教昭也規模既壯繚以周垣額其門庭是曰共學書院

旨乎深哉創興之意豈不顧名具在也哉不皆可惡在其為學塗人聖哲之謂何皆可胡然其不學聖哲塗人之謂何文載而有所以載行修而有所以修忠存而有所以存信著而有所以著所以非他共學是也共之不學其共虛學之不共其學虛至哉共學當來蒸濟愼勉旃乎其人文一振古之候也乎或曰孔子以適道與立與權遞共學之後且各儆所以未可今期皆可僅以共學一何盡也是不然聖言固有秘而知言固有歸斯言也斯學也孔子以一可謂其謂以三未策其可苟共學矣半途而廢吾弗能已

矣其皆可也是正所爲砥未可也其醒未可也是正所爲皆可也至哉共學當來蒸濟愼勉旃乎斯人文一振古之侯也乎斯陳公與方君之志也乎院成諸庠序師儒介余門墻以所以勒正坻者請余嘉與共斯學也於是乎言其役也費金錢四百緡陳公以二百緡始是瀋藩助五十緡成之者方君也陳公諱儒乙未進士方君諱有庚丙辰進士治行各爲郡邑冠余不具載第爲據事書云

東山書院記　　呂柟

東山在潞州東南七十里雄山鄉卽俗所謂東嶺也仇氏

時茂森族居於此時茂自其父祖及兄時濟楫輩與其子
孫立家範以同居者蓋四世矣又常修舉藍田呂氏鄉約
以化鄉人者蓋三百餘人矣與建義學於其舍傍以教鄉
之子弟者蓋五七十家矣猶以爲未也乃於雄山之東巔
建書院爲平其嶺巘實其磵壑爲方四畝甃石爲基崇丈
有五尺圍六十餘丈其上繚以瓴甋以爲周垣於其內先
建先師廟三楹其後爲學習堂三楹主教者居焉齋四曰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在堂之前相對列其廟之前則建入
德門門南搆樓崇丈有五尺以儲古今典籍曰尊經樓樓

下前額則題曰東山書院云樓之北井厨碾臼碑亭皆左
右列其南也廂屋共六楹以居園丁田卒有橋突起於其
前下爲横池凡東山之水皆趨聚焉實入門之始途也曰
格心橋院外西北置田五十畝煤窰一座則以供春秋粢
盛及有事於書院者之用斯役也蓋三年而後成倡之者
雖時茂而經營創作則時淳朴尤專任焉往予在解時已
記之矣至是時閑欄以前規之未詳也乃奉時淳及時表
桓之命披風霜冐波濤渡江而南以再問涇野子曰夫書
院自唐宋以來白鹿嶽麓處多有之蓋以埤學校也然其

後多課諸生文藝科第而於朱子舊規鮮有舉也夫東山書院之建其無止以呻佔畢工辭華而已或曰何以爲規曰即家範以教家而家道皆可正矣即鄉約以教鄉而鄉俗皆可美矣即義學以教子弟而子弟皆可材矣蓋先師夫子及諸賢之道實不外此士能如此雖以治天下邦國有餘也又謂時習曰子博學而篤行恬於世利而厚於倫理眞石巖之處士也望即於此設科以待鄉之俊秀而教育之明先聖之道爲邦人之式無爲厚自遜也愼之哉書院之設人將以爾爲標準也仇氏而不能愼終如始則斯

書院也雖近世之課藝文科第者不逮而況其他乎

平政樓記　　程紳

夫詩稱羔羊之風禮言遊息之義故君子在公綜紀庶務退食則思興化理凡所以益民物而裨治功者無不庸心焉予自已亥秋蒞任長治值縣制新建多所未備乃於署禁倉廒咸加增葺時歲豐民安境內無事凡所調度能不擾於民平政之道恒以爲念也近因宅後曠地建樓三楹取古人平政之言退思之意命之曰平政樓焉自公之暇時一宴習非止於觀祲氛遠眺望而已也凡事務之棨可

者當興否者當革宜者以爲法不宜者以爲禁思所以輯民而平政者行之旣久爰有所孚亦於此而有得也若夫覽山川之勝臨風景之美花開命酌吏散鳴琴境謐時和與民偕樂亦斯樓之餘致也後之君子其尚念之哉

邑侯李公生祠記　　趙于鍁

國朝令甲官弗立碑然禁見在且去弗禁也又禁在官耳民弗禁也豈以出自官未必眞惟出自民必不僞誠出自民惡用禁亦惡得而禁之稽古廿棠瑞麥諸謠皆其旣去爲哉上有是政即下有是謠應感之疾捷於桴鼓由斯

以爲無訟在民即在官者禁之可也勸導之可也蓋其事
屬民不屬官又令莫行禁莫止也歲丙申天虞劉公以武
選大夫譚東事不便來守潞未幾雲卿李公釋褐尹長治
兩公皆高陵人時以爲異云比行政劉家視郡事知有郡
而不知有家蓋郡肥而家瘠也李身視邑事知有邑而不
知有身邑人瘠猶已瘠之說者又異以爲高陵一時有兩
君子潞一時得賢守若令即昔元康神爵所稱吏治得人
何以是過其家祝而祠事之心比比也無何劉以貢篚官
弗稱左遷李亦移倅楊州衆廼愕然大異保民之謂何飭

吏之謂何然劉在郡時民已建祠肖像事公公禁弗止夫
政在郡郡人祠公是矣廼八邑人爭爲祠恐後豈八邑人
心盡僞耶是可驗其不必禁亦莫之禁也其事郡縉紳父
老已請公業師趙儕鶴先生爲之記豎祠中民今方奔走
事公無斁獨李尚未有祠也邑縉紳父老謂邑父之賢靦
劉一也去今兩年所矣而人愈思之竟無祠吾將安事吾
今已卜劉公祠南地搆祠事公願爲記勿辭敝聞矣而異
之夫有非常之事斯有非常之搆亦必有非常之筆記其
事如劉所得於儕鶴先生者是也敝何人斯而敢任此惟

行之乘延後論子豈不知爲文者異乎夫後辭者文也紀
實者記也茲記也非文也且子非實被所謂甘棠瑞麥之
遺者乎子躬被之而躬言之人方信子爲實弗敢僞夫官
以爲民不以爲身民爲吾身以事其上卽在弗禁矧已去
奚異又奚辭焉第爲記仍爲我作歌三章吾儕率吾子弟
歲時伏臘走祠下歌以事公視劉均焉俾夫兩君子者仁
心仁政並傳於時民受其賜則吾願畢矣奚必游夏之辭
然後可哉斂於是廼爲記復爲歌歌曰祠公清如冰瑩我
歌保民無限情祠公惠多勞勸我邃我豆常無替祠公忠

我心同如公使民足以風歌竟衆意得持去勒珉祠中圖久遠焉若公行政之詳則載昔當道諸所考及今所治揚他日必有傳吏治如元康神爵故事者記公玆碑第一云

公諱仙品乙未進士

德風亭記　林文蔚 知府

余自己卯冬由漢南抵潞遂率其家人登臨於此亭見其巋開四壁旁插兩亭如落天際其後大石爲陣玲瓏奇怪世所罕覯既而東眺百谷諸山峯頭起伏萬狀嵐翠飛入几筵信哉唐宋以來稱勝槩云今年春老母自里中來余

仲氏文安令文鷹季弟文芳暨子姪輩為采為棟為槿為
標為樞孫兒輩偕游此亭意融融洩洩也迨五月十有四
日老母誕辰恰值八旬初度即於是張筵為壽子孫繞膝
萱自開顏意更融融洩洩也嗣是有長治西火大冦澤之
土頭寨陵之張揚村諸劇盜橫發肆虐余代憲符受母命
而往捕其衆僅十日而賊氛盡洗休兵飲至亦於是乎在
余外弟中翰姜君雲滄聞勝來臨臨則四望皎然快賞欲
舞謂余曰汝有何德而能與此亭作緣耶余無以應但覺
意趣陶如也坐卧偃仰於此亭者殆三年所矣壬午入討

蒐慶時繞此亭今歲仲秋始得返旆方欲盤旋其中把盃
以挹百谷爽氣無何有備兵金臺之命余將從此去矣不
虞此亭笑我緣薄乎余於是開筵設樂盡一日懽別其僚
友治軍閻君堯年督餉馮君聖兆司李邢君應斗長治尹
顏君習孔長子尹袁君生芝屯留尹楊君丞俊襄垣尹王
君懩潞城尹唐君陛壺關尹郭君朝鳳時有禹州趙孝廉
來鳴李茂才繼宣是為記

雩若亭記

栗應宏

雩若亭者崇事以表徵也亭在五龍神祠西北隅昔在司

焉晉時五氣炫集燿於玆山應祈庇民秩在祠典凡公私

登止必有所是亭者假玆山之偉麗景行之攸躋靈驗之

盛跡也始於元人軒曰觀稼君子稽事考致弗越於時厥

覬異矣我明天子嘉靖庶邦詔以潞鉅郡陞州爲府推新

城宋公於南部首主政理廼逾二載協於神人氣類允敘

今玆癸巳仲春七日有事於龍山先是霡霂滃濛霑被土

膏至日晨懸萬松發靄暾曙載豁廼徹享舉觴於亭猶猶

與與若遊物之外者於是覽斯新亭命以時若而屬宏記

之夫時若之說其昉於箕疇乎庶徵之義大哉微矣夫通

乎上下者惟一元氣盡斯氣之變者惟虛實二端若化若形渢渢雍雍流而不息不知其極逾久而不忒又有主者宰其綱而有應維其運而無勞其實則有蘖其虛則有期是之爲道廼若粒然其實可食其虛可生其有弗臧者則稿朽之矣其逆乃出是之謂質合道與質者一而已夫三極之道疇備之矣五徵以言乎天五行以言乎地五事以言乎人三五之義不同同於一也是故鬼神至德有無至變山川人物爭跡形異而氣同名異而實同事異而感同是故惟肖特若否則恒若其義微矣夫中和建極以爲民

紀盡人以瑞天者天子之職也秉心承施殫竭弗冒緣上
以惠下者百官有司之分也勤事弗怠獲弗可強畢力以
基時者羣居野人之業也今天子道德衣被臣工承之若
我郡公之治以中正創革孔靖崇詛黜慝嘉會秩典明直
惟濟百度允孚率甹五常道以敷皇之極和地之紀協天
之休氣之所至有弗隔德之所感有弗限匹夫可以格天
窮谷可以騰陽而況郡侯大夫之貴浙之郡上黨太行樞
要固皇化預宣休徵首被者也惟茲龍山五氣感應民用
和同亭曰時若共義甚實昔漢劉氏傳論五紀拘執使人

感不信非聖人意山海經所稱諸山珍奇怪異之迹咸無可睹識其失也誣且誕矣今鄧公於茲山亭之義無是弊宜書之石以示永久

重修永濟橋記　高朴

橋當澤潞咽喉北通燕魯南通雍豫行李之往來日無虛晷先是架木爲梁不能支漲濤之怒激數損數更勞逸弗格也議者曰石之便故易木而楞以永濟志久也嗣是有重修之舉其歳月與其首事者載之貞珉可考也甚哉乎昔人之爲慮遠爲德廣也迄今衢蕩若而年漸綫頽圮及

者不圖而日甚一日浸假大壞不可收拾居者罹墊溺之

災旅人嘆病涉之苦害孰孔焉且惡在其爲永濟也者釋

子性全見而咨嗟久之噫嘻圖之此其時矣謀之鎮人郭

時新韓汶梅原思臣祁朴等僉曰修之便於是各庋力捐

貲募工補葺不日而鞏固如其昔矣經始落成蓋萬歷之

丙辰春月也旣竣事時新等將勒石以垂之後徵言於予

予家距郡郭門七十里許而橋居其道之半往來必由焉

荷其濟與衆均也固樂觀厥成者嘗聞匹夫爲德不出乎

鄉惟橋梁津渡凡夫冠蓋馳驅商賈販夫罔弗濟焉矧當

燕魯雍豫之衢其所濟者人閱人歲閱歲也寧可更僕數
哉且一縷一粒德人人爭德之何者知所從也乃若歷斯
橋者一瞬耳蘧廬逆旅之宿猶且忘之矧此一瞬息遂成
已往惡知濟人者之爲誰濟於人者之爲誰也德人受德
之名德於人受受德之名至於濟人濟於人者不知所由
往所由來惡知名之於何歸受也蚩蚩人盡泯名中人也
即歷於斯者熙熙穰穰非蠅頭則蝸角有所爲而爲耳孰
有捐利爲之而德忘其德名忘其名如是舉也者然則釋
子性全曷爲倡之蔣新等曷爲既之也於以徵慈航之渡

好善之秉彝不泯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者勒石以告
後人令其有基勿壞人亡失此永濟之意可也

蕩平倭寇序　皇甫冲

夫天下變生於倉卒亂起於須臾制變定亂之君子非有忠正之節義禮之勇機權之智鮮克能濟吳浙東邊於海日本諸倭賓貢所途有無貿遷巨猾乾沒以徼一旦而亡命於刑徒科謫於鹽筴者咸往歸之沿習之久漳鄞之間日多故矣有司不能治嘗設巡臺以兵鎮肅之晏安無何廢罷旋及壬子之春台寧肇亂不卽剪薙醲以張大今年

秋寇渠餘剽徒黨挾以倭奴狃於黃巖之勝蔑視我蘇松乘風漂泊直犯太倉火其郛殘之破新城入上海圍嘉定不克大蹂阜落襲金山而穴於四圍久安之世兵火勃興我民不戒死者萬計村社爲墟撫臣按臣擇將於守臣林公舉郡丞任公爲三公曰俞僉謀咸協乃專檄授之時寇兵甚勁諸路之師雲集而無横草之功人咸爲公危之公不避其難慷慨受命馬首遂東乃以書戒其子曰吾使國威靈行當殄寇事有不然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盡斯可矣母吾憂也率師三百直趨太倉公以民不知兵士非素

撫卒之以誠結之以恩激之以義作之以勇教之以挑搏
擊刺之法偏伍距覆之方人人咸奮不日而練飢渴與俱
勞佚與拜至於四團引兵嘗之公恐失士而先嘗士懼失
公而爭進斬首數級爲拒而還寇踵而追之矢麗公衣刃
及馬尾義士遮公挺鬭而死公氣愈勵手射二酋奪其屍
而歸設襚具木身臨哭之此士之所以奮義以捐生懷恩
而忘死者也明日再戰公曰吾知其所爲矣易兵而進遂
走之追之金山解其圍敗於合墩破於竹寨俘於新塲戰
於黃浦公爲覆以待之寇至遇覆乃奔蹂於碧華橋溺死

者無算公亦墮焉踴躍而登衣血淋漓猶鼓兵乘之於是倭寇相戒毋犯任公望旌旄而倒戈聞謦欬而廻橈矣軍於吳淞江上寇猶慓狡聯三艎而進見公壘驚曰此任公兵也不戰而走公追之陰沙焚其二艎獲其一寇失舟行淖是以大敗我師箕張翼舒夾川陸而驅之海若效靈飛廉奉順助我火攻斷其歸路時公病疽纍瘡而進熸焉於是矢無虛發戈不空揮殘寇無歸再至再殪師徒奮怒擒其酋剉其肌而哺之後有寇者芟夷之餘不復能孽徒授首耳雖未解甲而師動凱歌之歡民復有生生之樂全賦都於九中揚天聲於徼外公之功大矣偉矣然公之所以成

於方中揚天聲於徼外公之功大矣偉矣然公之所以成
其功者戒子之書忠正之節也不避於難義禮之勇也訓
戰之畧機權之智也節以立志勇以行之智以成之雖定
天下安社稷可也蓋公小試於茲乎海道旣清三城咸奠
公師將班蘇之人士扶老携幼篚元黃榼食漿思往迎之
懽忻鼓舞不戒而孚夫論功考德維帝念之爰錫五等維
民報之厥祀百世於公何忝哉冲等旣不及陳圖借箸爲
公贊畫又不能荷戈負弩從公周旋得安迹於毫管之間
遊心於編集之內食公之賜侈矣乃相率而謀曰述豊功

著不二紀成事昭無窮冲等之執事也廢而不舉惡用其爲士耶於是效吉甫作詩之旨竊班生銘石之私聊敘蕪談用伸快覩云爾

李光祿輓詩序　　閻禹錫

節義天下之大閑士而無此猶鐵雜厖礫木埋糞壤而無以立於天地之間上不旌此猶玉委泥沙劍棄沼沚而無以勵天下之善此士之操守上之表異必於節義焉取也玉而不氷劍而不鐵吾於李公見之公諱昱字文昭號慎齋上黨人自少砥礪名節由郡庠生中宣德乙卯鄉舉

試南宮未第卒業成均歷政秋臺擢光祿署丞正統已巳扈從北狩毅然委軀命以待難慟極津門感從長樂朝廷憫之乃下詔褒曰人孰不死惟死於國事者乃爲榮也進階徵仕郎贈父如其官母妻俱封贈爲孺人又令一子入監以崇節義嗚呼李公之死全此節義也朝廷之褒崇此節義也宜諸公之作輓詩長篇短章輝燦先後皆發於情華極其心實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誠所謂情徃會悲文來引泣者也令嗣淳郎蒙恩入監者從予習舉子業擢河南汝寧推官今丁母夫人憂闋謁選來京師裒集成帙

謁予引於首且曰毋痛不共戴天之讐未能雪終身之恨予又以知李氏父忠於君子孝於父者也忠孝之慶詎有艾乎吁李公節義炳煥在人耳目不必待文而後傳也但百夫莫贖黃鳥賦詩亦詩人之遺響耳後之觀者油然興起爲玉而不埋糞壤爲劍而不雜瓦礫尚當有感於斯文

葦里煤碑記　　李日章

長邑有山而多童其所產之材不足以供簗栱欂櫨之用以故上棟下宇猶築土作壁葺葦代椽至民間一切司爨之政與燎火之需咸不取足於薪槱而於煤是賴官此土

者辛知其然凡公庖所給多非佃人積薪特求煤以爲熱
食禦寒之具斯地勢使然也各鄉之山俱有煤窑雖有力
者得而取之然財不足以購其窑場力不足以及乎幽遠
亦罕有收其利而賴其用者因是業之者鮮而一切官府
之煤不以謀及編民凡業在是者皆輸所有以供上併不
以累及閭里豈非政之平事之適乎獨吾守信三里以及
固眞二里産煤不過數處專其利者不過數十家各里煤
窑約計百五十餘座咸假充分支上司衙門人莫之問及
課其應上之煤則於五里之民是問焉里民無煤每多力

求諸掘煤之家其有煤之家自居爲奇貨視里民之疾苦不啻秦越之肥瘠有無緩急不特數十之煤戶難情卽遍求闔邑之窰曾不稍爲通融且執役而來者未免叫嚣隨意得煤則具酒食資糧欵送而交納之不得則窘辱實甚相沿斯苦不知且幾何時以是百有餘年曾莫有便其制者邑侯于公甫下車廉知吾五里之弊政有如是者乃集合邑之窰戶而告之曰汝業煤猶農業稼也農人正供之外粟米布縷無不問之汝享煤之利而復令里民代汝以應上供於情爲不平於理爲不順其謂之何乃相與應曰

吾儕小人利煤以養生敢不藉煤以供上第從前無有更之者我輩欲効無由也自今伊始敢復累若五里乎謹如教令又進五里之人而告之曰今不索汝煤妄乎不令汝持錢以伺於煤家又不使索供者叫囂隳突於汝地樂乎咸應之曰善則善矣非所敢望也未幾而供上之煤果不取足於五里之家且捐俸持錢採買於掘煤之戶旣公且平矣於是五里之內農者于耜士者談經遠者服賈居者寧室而積來之憂苦廓然無復存者五里之父老乃呼子弟而謂曰汝輩知我侯涖潞四載政逼人和欲無不聚害

無不除而何僅施於五里區區供煤之細務乎然一臠之昧足辨鼎餗片羽之示足見吉光侯固無藉於我輩之誌而我輩之觸於目而久於心者又寧忍已哉若侯將來不朽之大業與四方不已之令聞則天下傳之太史書之又豈吾儕之所能測乎咸稽首曰然乃記之

府君廟碑記　　趙希夔

蓋聞臨河而明德興嘆行邑而茇樹留思感之義渢乎遐哉不可遏也崔廟感人者深遠矣廟蒲泊村者肇自宏治辛未碑也亭於殿廳廈於舞樓者爲楹各四則隆慶萬歷

中相繼爲之者闔倉輩取社積鏹役則感雨應禱不没神
休也固非淫祀昏鬼倉社可謂得所事矣因屬黌碑其事
自惟余老且十稔買山躬耕永謝筆研然與社之人溝塍
連比田環附廟左若右喜時時檢農書呼野澤父老相與
數節探歲班草桑麻問碑府君者舍我其誰按一統志府
君姓崔名珏一名元靖樂平人唐貞觀中舉進士爲長子
令虎嘗傷人祈於神不用強弓毒矢遣一介之士追虎至
而殺之嗚呼異哉而史不載何耶夫府君治其蕞邑耳至
今傍郡縣猶廟君而尸祝之無亦好德之心風其化者封

域不得而限者耶其在當時者可知矣夫生能捍患死能禦災君之靈即之隨響蓋生氣英魂駕虬螭曳雷電上下雲霧星辰直與造化弗閡也其血食千禩夫豈徒哉又按漢書童恢攝二虎於殺人者數而誅之南郡九江則修德政撤檻穽而患以弭由是觀之則虎雖猛獸異類亦未嘗不畏王法而慕德化也況靈而爲人者哉府君生而爲人猶虣虎若豚鼠況歿而神靈將有逃虎哉是有圯挨贖貨席勢越理智數足以挾官府權力足以嚇里閈威刼猛制使其黨之人思見其影響膽落色變走匿之不啻過眞虎

焉此則怙衣冠爲爪牙不問疎戚而骨肉塡其餓吻非止一小哀而已詎必果其爽白其額駹駹其視搏生人走倀鬼然後爲虎云哉府君有不殛之反爲附翼者耶孔子曰苛政猛於虎蘋蘩廟下者請併覽之以荅倉之社之心云

與范以載論樂書

王廷相

承示校定兩山李氏律呂元聲感謝感謝且以聲音之道下詢鄙陋吁僕何足以知之雖然亦駭然有疑矣夫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舌牙角本舌徵本舌齒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

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者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爲者今曰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喉乎出於唇乎意者閹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才九分之說嗚呼其大繆甚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宮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淸之分數少也故

之編鐘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
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以補不及故作徵
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夫音聲之道順而易逆
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
備清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
恐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乎公欲聽清角雖師曠亦難乎其
爲擊矣子律謂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
之調亦庶乎其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
聲焦殺亦不成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

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十二律還相爲宮然乎曰此亦非六十調之說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者也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族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和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淸濁淩犯而音調不協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五五列之而猶缺其一焉雖然樂之調亦足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以雅樂俗樂流傳於世者考之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之多稍次之甚

徵羽二調止三之一而已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而清者常不足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用則無所用不察而傳衍之繆矣細讀兩山之論牽合傅會十居八九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雖言元聲其實無當其律呂職樂樂器聲容之考証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也傳之代中恐累執事高見不如再加詳辨求海內知樂君子如胡瑗阮逸范鎮許衡之徒訂而正之出以示人可也如僕者鄙陋人也何足以知之謹以素聞於君子者奉覆不罪幸幸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飄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貴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淸絶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旨義備矣哉發我情志示我軌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是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求合往古之度用鶩大雅之塗時有一爽匪云冥契敢因執事陳之祈爲裁教夫詩貴意象透

豈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諭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婚不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則婿不親迎可測不曰已德之修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已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

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蘊本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敍塡事委實言多趂帖情出附躰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恆眵不能辯矣嗟乎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務眞積力久以養而充者有三會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

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編鍊句也意者詩之
神氣貴圓融而忌闇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而忌蕪亂
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
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
意者也搆情古始侵風匹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
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含
辭尠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
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
泪沒爾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經事以養道

也才不贍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
則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
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蹴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
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
臟風寒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
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適
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分界域欲
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為我
則所不能已也久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

徹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中是

掬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爲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爲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形模凌虛搆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沖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變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

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優入閫奧矣而僕鄙陋之見猶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敎之

澠池尹廉公神道碑銘

河南澠池尹廉公葬在潞州壺口之原其子煒持公遺事請於郡人王廷相銘其墓碑其辭曰公諱政字養民潞州人曾大父諱居信通經史善楷書鄉人重之大父諱珣父諱福累世行尚高潔不求薦達鄉人以卓操自植者人稱之必曰有廉氏風以故爲潞顯姓公生而秀穎神采炳然

有識者謂其父曰君家異物也不妄交與平居所游從士

盡美士颯沓不檢者一接其語輒不可得父翁嘗病目失

晝公憂悸無所出或告曰濟源神祠靈異聞四方以虔禱

多得物藥草可瘥翁不然之公曰鬼神不可知人事當委

盡求之不我應固於義無傷也乃齋沐徒跣數百里至祠

池下亦有得翁病亦遂愈人咸謂孝感致之自幼讀書警

悟至會意處輒疏數語自考嘗曰聖賢言論豈徒誦說不

見諸行事終爲無益摘文岩奇不趨時尚鄉之宿儒碩士

皆折節相與游州校學益進譽日益布蔓聞之者皆知其

爲有道君子也天順六年以書經中山西鄉試累舉進士
不第成化十七年以部選授山東安邱縣令人謂公小用
公曰學以明道仕以行志官之崇卑不與焉有益於民遽
吏徵夫將無所辭何況一邑乎適治務諏民隱罷諸公役
令民休息稅租聽民不急有餘者自不後時乏者常調度
行之後亦來償尤善開牖民有小違條教者諄諄誨之俾
其自新不至大惡無道不加刑辟民是以德之皆相告曰
我等有慈父矣期年治最著聞當道交薦適丁父憂去服
吉除沔池公之起復選曹侍郎耿公盧氏人也請於冢宰

尹尹公曰廉某前令安邱惠及所部甚爲清議所與澠池密邇吾邑久缺良吏得某治之不獨救弊一邑將惠及鄰壤矣故有是除先是澠池屢遭歲饉民多流亾餓殍載道公撫治郎革弊政紓民困苦傾官庾賑貸勸富民出餘以給同社多方處畫由是活者萬計賦亦屢窘主者失於告災有司不以宣察征且迫公曰時救死不贍而政急乃爾是驅民之亾以死也因以狀聞憲宗皇帝覽之曰民病如此而猶欲征賦爲耶遂下有司盡爲蠲卹有官於洛陽者司馬余公戚屬也貪虐大著部民以狀監司監司規避移

公案訊或難之公曰司馬正人也戕民壞法彼豈不自怒
耶遂律其罪有當道廵歷者莅事頗乖剌公以直諍彼欲
公揣意向公曰吾應坐免耳殃民蠹政所不敢爲事白竟
以此獲罪公因嘆曰時勢可知已紫團山寧負我耶遂懇
求退既歸登山臨水縱酒賦詩日以自娛視世事爲屣枤
外物嗒然與之兩忘也居一歲卒壽五十三公生平重道
義不計利害故行不避權勢去就之際宜其爽決不爲世
芬槼爲治務惠澤下被不作虛聲行一細事必思有益於
民與否故隨所至得民歡心公嘗以風俗之汙隆係於教

化之得失至所治必崇理學校振作士氣教之必曰養廉
恥之心辨義利之微絕阿世之學去流俗之行務俾入耳
而會心至今二邑士人皆知以道義自植嗚呼其古之遺
良也歟銘曰二儀載神浩茲厥生乃眷奇節爲衆之寍
嗟廉公鼎爨之寄清漳獻靈五龍摛異秩秩儒光於世先
覺特立萬尋鳳鳴喬嶽孰際其涘孰掩其華嚴軌碩儀於
古非邪有命於廷侯方百里敷道濟時允而君子公以爲
大人莫及知人爲公惜而公不疑維山之東公始試行民
以休息有藹厥聲維洛之旁再出而翔憂勤艱囏活民於

荒維此二邑其政苾虎公往蒞之薮爾而起其政不二不
阿於權自鄙覦者議公於偏民曰廉侯生我兆人一噓而
春佑侯如神孰抗衡之侯與制之孰寒餓之侯與庇之扶
之植之潤之膏之遜於古轍侯與道之崔巍安邱與侯匹
休滙水洋洋侯慶與長樂茲孝友維公之德推愛於民以
忠於國柳下直道若水勇退識者韙之常則罔愧嗟嗟廉
公俶終并榮以美其躬啓斯後承壺山之野鑱石嵒嵒追
銘揚休異世之瞻

兵部尚書進階資德大夫程徽源墓　張瀛山

公端介靜深起家丁未進士由使署至左司馬終始無貳
沒之日仰承褒寵無愧以榮名終猗與休哉然公以司馬
貳樞部身死朝士大夫無貳議豈與閫寺建節鉞撫畿以
南有以異乎公爲御史大夫無幾時遽鐫其秩復奪其先
所得制誥再中以墨法羣小復以未厭所媚者意不得復
如往者百率倍灑之制不難以朝廷上大夫比於株送公
得命之日脩然無介於色行李一肩走平遥身爲胥靡羣
小謂是足以辱公悅媚者得一色喜豈知今日聖天子嘉
寵賚予爲大司馬耶羣小亦知是不足以辱公然不得不

借爲贊以媚逆璫身驟得躐躋卿貳苟得富且貴甚此者
且爲之況止辱一御史大夫異已之程公何憚而不爲此
盍公撫畿南時逆璫隸六部露風旨求大中丞表其閭爲
光寵時璫炎蘊崇已逐楊公漣左公光斗又楊公道經恒
山公起居握手道故欷歔太息無已璫[illegible]啣之復未嘗一
物色其門里羣小覘之[illegible]以曬得前罪即不肖言無是
比數甲子讀禮方自誤如西州[illegible]甫不得與於諸君子後
乃亦辱當事旨簡苛下酒泉求如公厠袾送在閩左百里
內外親藥餌不可得寔公倘不止以小故忤璫意先是公

佐趙公南星黜二三宵人以考功法時清議盛不能中公至是時乘間抵隙遂得假手丙寅丁卯謫者配者笞者逮而斃於獄者楊公左公外如魏公大中周公順昌李公應昇周公宗建諸君子駢首就死天下重足一迹腹誹反脣語言文字皆被誅即公既以比於胥靡不肯言已投畀仍旦夕懼有後命是時天下柔懦曲謹之士謂是諸君子自作之罔所歸咎固也無論恭顯節甫使呂強張承業而在可媚耶公爲考功繡衣執法當三輔重地不能嶽嶽行一意規免異時不可知之禍而知公雖死不爲也即如楊左

諸君子身爲大臣不能去復憤不忍坐視寧死宵小手以區區七尺見祖宗二百餘年養士之報若曰黨錮之獄白馬之禍諸君子知之稔矣說者乃謂氣節不如忠厚此鄙夫患失之語耳烏足道哉假使公當日以循謹終不俟異日董狐視媚璫二三子卿相之榮凜然有生氣況復遭聖明有今日言表公之墓以見士君子榮辱死生關世道升降消長之際使後之士大夫得以覽觀焉然諸君子伉直而激烈公端介而靜深得禍淺深固自異云

